

初妆
●
张爱玲

CHUZHANG

陶舒天 /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初妆·张爱玲

陶舒天 / 著
CHUZHUANG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初妆·张爱玲 / 陶舒天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166-0803-6

I. ①初… II. ①陶… III. ①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309942号



初妆·张爱玲

作 者: 陶舒天

出 版 人: 张百新

责任编辑: 蒋小云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责任印制: 廖成华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 排: 李尘工作室

印 刷: 河北高碑店市德裕顺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5mm × 210mm

印 张: 7.625

字 数: 168千字

版 次: 2014年1月第一版

印 次: 2014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6-0803-6

定 价: 25.80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初妆



- 2 鸡冠花
- 5 “抓周”的故事
- 8 忧伤的母亲
- 11 爱司头
- 14 母亲又出洋
- 18 穿蓝衫的老先生
- 21 叫老八的姨娘
- 24 花瓷罐里松子糖
- 27 院子里的秋千架
- 30 青竹筷
- 33 粗而白的雨水
- 36 弟弟的长睫毛



- 40 我的天才梦
- 43 表姐们
- 47 《萼海花》
- 50 十六铺码头
- 53 摩登的家
- 56 百乐门
- 59 钢琴课
- 62 小号丹琪唇膏



65	电影疯子
68	不平静的家
71	家常便饭
74	离婚这件事
77	寂寞的父亲
80	校门口的离别
84	我的妄想症
87	一个生病的小女孩
90	黑暗的阳台
93	礼查饭店的婚礼
96	孤独的“玛丽亚”
99	可恶的破鞋
102	“阿芙蓉”不是花
105	扑克脸
108	后母的心
111	高烧不退
114	不争气的弟弟
117	像个木偶
120	和母亲在一起
123	暴跳如雷的父亲
126	这是梦吗
129	姑姑来说情

- 132 蓝色月光
- 135 淡青色的天
- 138 梅雨季节
- 141 逃啊
- 144 弟弟的球鞋
- 147 苍老的何干

- 152 母亲的男朋友
- 155 面露不快
- 158 琐碎的生活
- 161 乐极生悲
- 164 去香港
- 167 胖姑娘莫黛
- 170 母亲来了
- 173 最后的无奈
- 176 回上海
- 179 形影不离
- 182 逛虹口
- 185 一件战袍
- 188 空袭之夜
- 191 值夜班的晚上
- 194 寻找冰淇淋
- 197 饥饿的城市

200	“战争小孩”
203	告别香港
206	天星码头十六铺
209	在姑姑家
212	老秦妈
215	回家
218	李开第先生
221	芝麻酱包子
224	爬满青藤的钟楼
227	姑姑又失业
230	买菜和做菜
233	第一炉香



爱司头

鸡冠花

人的一生就像一部漫长的拖拖沓沓的老电影，我的一生当然也如此。我后来一直在想，这部没人看的老电影，从哪儿开头呢？

记忆从一九二三年开始，那一年，我两岁，那个时候的我还不叫张爱玲，被家里女佣何干张干们唤作小焯。我出生在上海，一个古墓似的老宅子里，现在回忆起来，就像在看一部老电影，电影太老了，胶皮肯定发霉了，银幕上黑乎乎的一片，看上去透不过气来。其实我的一生，一直感到透不过气来，如同生活在阴沉沉的雨天。我一辈子没有走出这个漫长雨季，一个人伶仃、独行，长长的伶仃的背影，斜斜地倒映在沙漠上。荒沙千里，寸草不生，如同我荒凉心境。这样的场景会经常在我梦中出现，每当生病发高烧的时候，就会看到我印在沙漠中的伶仃背影，还有我荒草萋萋的坟墓。所以我死后一定不要起坟头，骨灰就抛弃在荒漠无人处，一定要在荒漠无人之处，灰白的骨灰被露水打湿，再被月光抚摸。

虽然出生在上海，但我在天津长到八岁，那是一幢半旧的花园洋房，是祖上在天津的房产，很有些年头了。房间里铺

着紫檀木地板，祖父的相一直挂在中堂上，留着小胡子，看上去软绵绵的，好像很没劲。这个老房子据说经常闹鬼，有许多落满灰尘的老房间保姆不许我们涉足，他们经常说那里有鬼。有时候我一人从那些紧闭的门前经过，仿佛看到门后有个青面獠牙的鬼。但是鬼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只是听保姆们说，她们晚上没事时，就靠说鬼打发时间。我们越听越怕，越怕却越想听，听到后来我的腿都不敢放到桌子下面，生怕那里也藏着一个鬼。我弟弟小，不怕鬼，他怕狐狸，我们家老房子里有特别多的狐狸。据说有一天一个挑水工捉到一只狐狸，用石磨压着狐狸，但它还是跑掉，所以我对那些火苗一样飘忽的狐狸充满好奇。

后院在我看来是一个鬼和狐狸出没的地方，有时候我们忘记了害怕，会去后院玩，那里的墙壁上爬满了绿森森的爬山虎，花台上还种着红艳艳的鸡冠花、石榴树，还有秋千架。大人们忙的时候，我和弟弟没人管，就在里面荡秋千。有一次一个丫头因为荡过了头，秋千翻过去，把她跌得头破血流，最后额头上留下一个亮疤，我们就叫她疤丫丫。疤丫丫一直帮我喂饭，捧着碗跟在后面说：“小煥，吃了吗？张开嘴，让我看看，啊。”何干蹲在地上，手里也端着一碗饭，好不容易“逮”住了弟弟，就猛喂一大口。弟弟含着饭晃着秋千就是不吃，何干说：“吃！快吃！”弟弟一挥手把何干推开，蹲下秋千想逃，差点把饭碗也碰掉。何干无可奈何地看着他：“你这孩子。”

何干姓何，但为什么叫何干就知道了，也许是合肥方言。她们都来自合肥，那是我祖母的老家，我们家统称老妈子

小保姆为什么干。何干是家里最得力的一个女佣，侍奉过我祖母、父亲，现在又来照顾我和弟弟。我小时候脾气很坏，也很调皮，不耐烦起来总是抓得何干满脸伤痕。每次何干抱我的时候，我总喜欢用手去揪她颈项上松软的皮，她年纪逐渐大的缘故，皮肤慢慢下垂，松松垮垮。

在这个家，我最依赖的就是何干，喜欢吃她做的糯米肉丸，每天中午睡不着，总喜欢缠着她用合肥话给我讲祖母的故事，何干讲得绘声绘色，动情处还会流下眼泪。而我总是不以为然，嘴里含着糖果，怀疑地看着她。那时的我不能理解何干的行为，她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这个家，这有什么意义？当然我家付了她钱。可是我分明看得出，她对我、对这个家有很深的感情，她真的把这个家当成自己的家，这种真情是钱买不来的。她丈夫来了她一点也不热情，仿佛见到外人。她一直很宠我，她的口袋里永远有柿饼，我不开心的时候她就拿一块出来哄我，她知道我一向喜欢吃软的甜的烂的，看我三口两口地吃完柿饼，她说：“慢点，小祖宗，没人和你抢啊。”

秋天，花台上的鸡冠花开得更多，很多鸡冠花凑在一起才好看。记得是鸡冠花盛开的一天早上，我早早醒来，却在方格子棉被上躺着，看着黑漆漆的屋顶，听着厨房间两个一向不和的女佣在低低争吵，突然觉得人生很没意思，一点意思也没有。现在回想起来，我仍然喜欢我三四岁时的自己，还有怀疑一切的眼光。

“抓周”的故事

人变得苍老的标志之一，就是眼下的事情总是忘记，而童年的事却记得特别清晰，就像我从前住在赫德公寓六楼之上，隔壁邻居说话听不太清，而楼下马路边行人说话，却听得特别清楚。

我记得往事之一就是“抓周”，似乎是夏天末尾，槐树上还有几只蝉在嘶鸣，我还没有完全会走路，但是也能迈出几步。常常是这样的，何干有时候很坏，每当我将她破麻袋似的皮肤抓出道道伤痕时，她就气冲冲地将我往门旁一顿，转身颠着一双粽子似的小脚就离开。我孤零零地站在门旁，求援似的看着任何一个人，要哭哭不出来的样子。偏偏穿着蓝布大衫的疤丫丫对我不太好，她蹲在离门不远的地方，冲着我挑逗似的招手：“小煊，有本事你过来，过来，你过来。”我试探着要走过去，却没有胆量，我被何干搀扶着能歪歪倒倒地走几步，可这么长的一段路，我不敢走。但是我不能老这么站着，趁着疤丫丫扭头与何干说话的时候，我突然发力，连冲带撞地朝疤丫丫走去，走了几步我就张开双手，希望疤丫丫能迎接我。可是疤丫丫很坏，看到我歪歪扭扭地走来，她马上后退几步，继续说：“你来呀，你来呀。”我一下子失去了信心，跌倒在

地。疤丫丫这才过来拉起我，我不肯原谅她，哭得特别伤心，一直哭到何干出来抱住我，将疤丫丫狠狠痛骂一顿。

这是发生在“抓周”前几天的事，那时候我母亲和父亲明显不和，有时候睡到半夜他们两人就吵起来。我一向不和他们睡觉，这种事我知道得不多，但是也有几次，因为他们的吵闹声实在太太，把整个院子都搅动起来。如果吵闹声不厉害，老妈子们就不太愿管，顶多在床上咕哝几句，低声地骂着：“吵死。”如果吵着吵着打起来，何干她们就真的急了，抖抖索索地起床，聚在前廊里劝慰。被窝里空落落的，灌进来一阵阵冷风，母亲的哭泣起了一个头，我也跟着哭起来。我哭得莫名其妙，但是还是要哭，并且无法止住。往往是听到我的哭声母亲才不哭了，吵闹声也渐渐平息。不知什么地方，一只大鹅叫着，叫声里有一种金属似的共鸣。

到了“抓周”那天，我一睁开眼看到的全是笑脸。长大后想起来原来那天是我周岁生日，“抓周”就是周岁生日一项最重要的活动，我被何干和疤丫丫打扮得花里胡哨，全身上下是一件粉蓝的连衣裙，鞋子也是同样颜色，脸上涂脂抹粉。那天一大早何干就用放在卫生间的草纸擦了一下我的嘴，她嘴里还咕哝了一句：“屁股嘴。”长大后我知道这是女佣们一个习惯动作，过年或家里有人过生日、办喜事的时候，女佣们怕小孩子口头无忌，乱说一通，犯了冲，就会拿草纸在孩子嘴上擦一下，意思是他们说话当放屁。那真是一种草纸，黄黄的颜色，里面能看到稻草和麦草的梗子。何干在我嘴上擦过后，我倚门而立，趁她经过又不注意，狠狠推了她一下，她趑趄了几步，脸上还是带着笑意。

那天女佣们特别忙碌，其实前几天她们就开始忙碌了，给我准备过生日的衣服、买菜，厨师们也不得休息，成天在厨房间，手被冷水浸泡得通红。那天家里开了几桌酒席，我被何干抱着坐在最显眼的正南方，因为是小寿星。真正的“抓周”其实是吃过宴席以后才开始，大院里老老小小全来了，将一张八仙桌围得水泄不通。桌上放着毛笔、口红、元宝、算盘什么的，据说抓到什么东西我将来就做什么职业。父亲说：“千万别抓口红，一个女孩子成天想着打扮，只能去做戏子。”母亲则说：“希望她能抓住毛笔，将来做一个独立的知识女性，比做什么都好，再好的男人也靠不住。”姑姑在一边连连点头，附和着妈妈，她们一向很好，虽说是姑嫂，可比姐妹还要好。我当然听不清他们说什么，这些都是后来姑姑告诉我的。我当时只觉得人好多，空气很闷，院子里光线暗淡，我闷出一身汗，后来不肯抓，只是哭。何干将我按在桌子上，我哭得更厉害，拼命蹬她踢她。姑姑将我接过来，哄了一会儿，我不哭了，她将我抱回家，放到桌子上，众人又围上来看热闹。我似乎还没有消气，胡乱抓着桌上的东西乱扔乱摔，一会儿将口红抓起来咬咬，疤丫丫失声尖叫。我又将口红扔到桌下，然后死死抓住毛笔。看到母亲开心地拍手，我转身又将毛笔扔掉。在母亲一声叹息中，我在桌上爬着，将手伸向另一边的金元宝，我想要那只金元宝，但是大家只是看热闹，没人理睬我。我哭起来，身子往前爬着，将手臂伸直，一直往前爬，一直爬到够着了那只金光闪闪的小元宝，最后紧紧抓住，再不肯松手。

多年以后姑姑告诉我，在我紧紧攥住金元宝的那一刻，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老张家又出了一个财迷。”

忧伤的母亲

在这个世界上，母亲是最爱我的人，也许从小就是何干带我，照顾得很周到，所以从小到大我对于母爱的渴求并不强烈。再加上母亲在我三四岁的时候就和姑姑一起出国，家里长时间没有母亲这个人，我不感到任何缺陷，也不会想起她。可奇怪的是，只要母亲在家，我就和她形影不离，毕竟她是我母亲。

母亲性格独立、要强，在那个时代算得上进步女性，她爱漂亮，衣服很多，甚至还有自己设计的，常常早上为穿什么衣服、怎么搭配而苦恼很久。只要她在家，每天早上都要在那只穿衣镜前磨蹭很久。我们家有一只雕花梳妆台，边上放着金耳的小花瓷罐，里面装着松子糖。小花瓷罐旁边，还有黄红的蟠桃式瓷缸，里面是痱子粉。早上的阳光斜着照过来，一直照到磨白了的梳妆台上。阳光里有无数粉尘在飞舞，我看着忍不住要咳嗽起来。很奇怪的，只有早上的阳光里有无数粉尘在飞舞，而到中午或下午则不见，也许它们飞走了吧。如果女佣们过来铺被子，整个房间就成了灰尘的世界。

母亲淡定地坐在梳妆台上梳妆打扮，这是她每天必做的

功课——女人就是这样，她们的一天总是从梳妆台上开始。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很多女人一生的光阴就消耗在梳妆台上，梳妆台对她们来说，就是人生大舞台，她们要获取她想要的世界，必需首先要俘获男子的心。而要获得男子的心，就是要从梳妆台上开始谋划，那张精心打理过的脸，再加上回眸一笑，这温柔一击敌得过千军万马。

我爱美的基因大多遗传于母亲，我一辈子都无法离开旗袍、香水、高跟鞋，而这些全都是我母亲的爱物。我其实和母亲很少在一起，有时候想起她的样子，感觉是模糊的，飘忽的，很不真切，更不真实。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她照样全方位影响了我，继续改变或者说塑造了我的一生。后来发现，我的一生之所以这样走而不是那样走，原来早在我小的时候就规定好了，我无法改变，我能做的，似乎只是按着母亲规划好的这条路一路走下去，她一直在引领着我。只要她在国内，每到早上，我从何干床上起来，女佣就会把我抱到她床上。床是铜床，被子是方格子青锦被，有母亲淡淡的胭脂味道。我趴在方格子青锦被上，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她还教我认识方块字，认识两个字就可以吃两块绿豆糕。

母亲喜欢我多过我弟弟，也许是我天资聪慧，比弟弟早熟、懂事。也许因为我是女的，在她眼里天生不占优势，所以要给我更多的关爱。她常常告诫我女人要独立，要自强。在这个混沌的家族中，她的确费了很多的努力才走上自己想要的人生道路。有时候我觉得，父母的结合是上苍的一次疏忽，她们的婚姻没几年就走到尽头。没有了感情的婚姻在一起更加痛苦，还不如分手。只是那个时候我还小，什么也不懂。父亲挥

霍着祖辈留下来的丰厚家产，不工作，整天游手好闲，结交了一帮酒肉朋友，还沾染了抽大烟、赌博的恶习。母亲怎么能容忍他这样堕落？可是，毕竟他还是她名义上的丈夫，自己孩子的父亲，没有感情也有义务。她逼着我父亲戒毒、戒赌，重新开始生活。虽然父亲常常以新派人自居，但骨子里的观念还是很传统，他认为我母亲太多干涉了他，这便有了后来的矛盾与对立，家里的争吵源源不断。每次吵架完毕，父亲甩门离开，母亲总会伏到床上用格子青锦被掩面痛哭。那床我和母亲经常嬉闹的青锦被上，不知沾过母亲多少眼泪。

那时候我太小了，也不懂得安慰，只知道呆呆地看着她，母亲伤心我也开心不起来。有时候何干将我拉到一边，塞给我一块柿子饼，告诫我不要理大人的事。我似懂非懂，再见到母亲的时候，就有点害怕，小心翼翼地看着她，生怕惹她不高兴。而母亲也很少有高兴快乐的时候，她总是将自己关在阴暗的房间里，一身盛装坐着不动，也不怎么和我玩。到了早上，佣人依旧将睡眼惺忪的我抱到她床上，她总是一副闷闷不乐、若有所思的样子，也不教我读诗、认字，任我在格子锦被上打滚，翻来翻去。我那时候虽然很小，却知道玩心思，故意弄得丑态百出的样子，想引起她注意，或者逗她笑一笑。但是她冷冷地看着，怅怅地抱起我，我很懂事地贴紧她。长大了我才知道，原来那个时候她就想和父亲离婚了。